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陸游著

墓誌銘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



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  
并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瑒逮事舅姑左  
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絮之事非出其手舅  
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  
絜中度疾已革猶脩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  
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已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  
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為過嚴至夫人能事  
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既稱譽夫人之賢又  
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  
其年七月辛巳疾終于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

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  
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大學生汭洞  
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  
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尚幼  
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  
實與威敏夫人為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  
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  
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  
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



教子以嚴施于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  
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  
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  
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  
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  
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真少師入  
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  
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

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王  
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監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  
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  
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慶元  
元年十月丙寅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  
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橫谿猶返葬山陰至公  
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于  
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于公從弟某、則少  
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人家塾實知公比他人



為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  
司解又為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懟有司  
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為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  
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  
山時劄別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  
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別  
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為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  
為動尹願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  
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  
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朝臣稱公之才丞相王魯

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  
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閫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于壁  
列案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閱手披窒罅漏嚴期會  
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  
旱公一先事為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為姦五州  
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  
於朝會有臨江軍民冒儀卿為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  
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寃告凡八移鞠皆然  
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  
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以為疑言諸朝移大理



寺窮治久自卿以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公既以  
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  
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  
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  
州蘆灘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棟迪  
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戶  
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監城縣監場耿開孫  
男焯焯焯焯焯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監  
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遭余道兮晚乃逢擇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分

學朝女兮忘歲凶以經決獄兮平反之功入不我知兮

中其休道則通歸築室兮老于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

拜德白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檟鬱鬱兮起墳崇崇閱百

要限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魯是  
為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為氏至漢  
有蔣誦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為吳人裔  
孫伸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為仁宗侍  
臣之奇執政徽宗初帝相孝宗皆不去陽羨而公之先



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祖裡父  
仔宣教即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  
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  
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  
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  
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  
要則善如其未也當勉之母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  
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  
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  
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郎入為太學正會省官添

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為司農寺主簿  
召試館職擢祕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祕書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陸  
辯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  
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悅公曰文絕類陸贄省運誠不難  
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逡巡退  
避久日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銳於進取者衆得上  
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  
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日上問卿  
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能記否舒州待



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  
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  
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靜退  
乃大悅即有是命改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  
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為簡我  
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氏公因對言氏者邸也驛傳  
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上諭輔臣曰蔣某博  
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  
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即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  
有密以資淺為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丞兼太

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  
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  
舉有禮記義絕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  
啓封則吳人衛涇也已而廷對遂為第一十二年二月  
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  
公任諫官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內禪叔召四  
方名士舉集朝其間議論或過為激昂貴近不便之於  
是妄言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  
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叔召絕稀公  
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多



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恨侍  
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乘除百緡而已假使  
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  
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  
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賊吏必坐舉官  
獨至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庇耳同罪異  
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黃光大  
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  
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守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史

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曰象君德豈容陰隱乘之大臣之  
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官者之用事下民之困  
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  
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  
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為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  
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  
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  
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  
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成其禮矣  
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為得耳目之躰有女冠請於



皇太子妃以又廢上清宮額徒置其居因為住持祝妃  
本命女冠入謝禁輿適有他女冠祝中宮本命者同列  
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為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  
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群臣不知所為  
公乃抗言徙廢額至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  
應入宮今當一切禁絕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  
上悅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封以付東宮明日皇  
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今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  
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間召其徒  
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宮因以為諫自是遂

無所召士論歸重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筭百姓娘  
婦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鞠治同時又有故內  
人陸靚姬者誣其夫恃為閭門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  
貲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妄誅公曰  
且暮且除發書樞密矣公叱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  
士以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為所筭乃軍  
妻公為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  
而靚姬所誣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  
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  
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



郡適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椿管通融賑民蓋得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糴方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顧劾以為罪或曰是為其所親報宿怨公蓋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頽垣壞堯然自適讀書且暮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

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為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為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為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辯於屨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寶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侍郎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脩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



承奉郎維將任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  
湯宋彥進士梁至其婿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處州某縣某原以其獲從公  
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耄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為君聖意圖回群才駿奔于時  
語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  
却立弗前曰臣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  
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承御史  
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白首外藩晚質  
于讒浩然立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墓隧

萬世是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陰陸中游務觀著

墓誌銘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申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

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傳以德先後

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

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

京師故第時於虜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

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



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歿夫  
人尚幼事母已為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  
一女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好義哀死字孤為子求  
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于成不幸  
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  
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  
孺人故祖平每言輒霑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  
祿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  
墓隧之文乎遂來吉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實某亦早  
夫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

生則吾子之悲哀其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  
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于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  
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卜于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  
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窶不能以匱  
祔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  
改葬從事誅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為  
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  
江府曾棐孫男樗年孫女萊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繫女父母皆得職夫人薰  
陶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歸匱同穴慰存



歿先刻此銘俟卜吉書於書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  
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  
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  
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  
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  
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閱歲必一過予  
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  
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

其妻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矣  
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塋于孝順鄉蟠谷之  
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  
病為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為銘夫人與呂君  
同邑入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  
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  
猶無恙奇之為擇所歸得呂君既嫁事舅姑以孝聞女  
妹適人傾其嫁時橐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  
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為多慶事  
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為



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入歎服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頽自挹損齊居玩道即東偏汛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闕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婁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鍼纒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卧醫藥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領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龜皆良士孫男四人

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簞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三子奮繇詩書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鎮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病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塋君于臨安府西湖佛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鎡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叙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為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清河



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享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穎異強記好學少師遇郊祀恩任為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為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歷兩浙轉運日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為船場人或言其非勲閥所宜處君謝

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嘗為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之耶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間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驚其才服其識以為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對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並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



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勲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于石是為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為福建

路參議諱邦折道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二代也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禁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尔無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子適曾孫公既生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歷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戶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



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  
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長久之乃復居  
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饈  
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已而裕物捐利  
而篤義為三簿新城時謹簿書捉吏姦以善其職聞移  
於潛丞邑民謹於境上曰柰何奪我主簿父乃涕泣辭  
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  
醜賞同僚為言君雖恕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  
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囚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  
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伍人餘破

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  
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俗  
喜負氣健聞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枉後惠  
文治也於是為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  
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為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  
饌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  
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十  
有三人比他邑為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  
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  
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為援者不報



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  
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楫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  
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祭其懃惰以為陞黜且  
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  
之津官舊為築舍數十區為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  
暴衣露蓋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  
今為利而議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  
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  
藁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  
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正大亦嘗至

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  
武軍司戶參軍趙善駉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  
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  
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塋于山陰縣謝墅  
之原以安人祔前塋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  
我作銘貴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暮墓誌銘

伯暮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事  
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



請大夫嘗入尚書省五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  
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  
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上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  
其文今行於世伯暮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呂公安老  
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暮甫  
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  
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  
與它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為朋儕剖析義理師  
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婁在高等聞侍講朱公  
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暮

甫年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第因徙家從之於崇安  
五夫籍谿之上所以薰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礪浸漬以  
至於廣大高明者蓋朱作成之妙而伯暮甫有以受之  
也伯暮甫既見朱公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為  
進士專以傳道為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  
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老生於衰周不得不  
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  
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  
以百家之駁揜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  
俗異也伯暮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能食



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為之總髮既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奎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塋于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其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暮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邁警絕人莫能追及而伯暮甫之作則閑澹簡遠有一倡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園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藁數百篇與它著書甚

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者傷寒招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誰賣藥可為然子孫繼為之有怠且欺則不免害人若不為之愈也大抵伯暮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詒又若此然在伯暮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者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為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為伯暮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夫人之喪于山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賡與母氏



相恃為命稍長娶婦韓賡出遊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  
母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遊不敢甚遠母氏  
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徃徃已愈母氏見賡  
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  
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賡即日歸  
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  
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于執事賡忍  
死以須執事忍却乎按狀夫人姓留氏常山之馬冠人  
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為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  
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諤狀其行

而內相洪公邁其墓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  
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已者輒退自省曰  
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九  
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  
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  
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大人教誨之力也是可以  
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女六子一賡也女子子三知  
武當縣劉館新知樂壽前監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  
男田魯孫女長適進士翁敏餘二尚處卒之歲某月  
某日塋于清平鄉官樓山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  
于泉孰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墓誌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虜士有才之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  
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為憾也至  
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免克  
見則後世讀其六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己者其自  
壯歲客遊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  
已公諱郊字志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

山陰陸不游務觀大著



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  
光祿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  
化尉兼主簿歷一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錄  
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糶米  
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  
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  
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  
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為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  
臨事前見逆決右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

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為編修官公府  
吏素容養習為姦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  
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群吏縮栗至相語以公白事為憂  
未幾坐臺評免歸

孝宗皇帝受內禪虜猶窺江淮

上慨然思却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  
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散  
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槩付以淮西邊  
事不獨治倉度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  
醫院丞大府無不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  
疎賤歷州縣以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



惟淮南新被虜，徧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負珣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為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爲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公密奏虜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懲故酋敗盟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齷齪，日事琴奕，無

遠畧可知。我若惑浮言，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上頗採用其說。公因言：真為揚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既得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興知。上聞益知公可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卿真州之政不苟，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鄂。為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



及都統制三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視瞻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強自如縱群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賁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寫民者行軍法乃快飲尔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有詔名捕公求得善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

且授以方畧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輿勢為私請公弗聽俄獲輿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輿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即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辜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為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斲其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尚敢爾耶歲大疫公為之營鑿藥以全否為鑿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轄民家一牛死貸錢三萬以買犢治聲聞于行在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賑卹者



又條上其事甚悉。上惻然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耶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去，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朔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略，不為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共，自又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州守相附結排公。上素知公諧。

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秘閣公，祈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為一變。門當吳越大道，有病于旅，死于行，公以私財療治，斂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為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徜徉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遙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為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闢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



人請命鑿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  
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  
人先公三年卒諸公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  
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塋于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  
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  
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  
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  
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卒  
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

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  
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  
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  
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謂天畀其  
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當大今尚書  
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旣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  
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為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  
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  
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  
召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



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耶用是不敢辭銘曰昌公入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躋言歸江濱風雨財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孛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尚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橐會稽王君時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歷久且嘗為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眉宇曰某於是粗



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答曰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已  
皆可賀也及卒予聞訃嘆驚為朝廷惜此一士亦竊  
喜君仕雖躓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叙而銘  
之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父元發皆  
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至宣教郎君自少時  
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學校從師擢友甚嚴言語舉動  
忠敬有法與兄時叙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自台州司  
戶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  
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賜緋  
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

國家早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  
皆以為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為家東藩之守猶異宮  
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  
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  
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  
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有大過  
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  
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就告身易服立庭  
中力爭守為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  
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



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為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書特其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庶於貨財簡於自奉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為不足言故皆畧之君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為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偕酬諸公皆推之有泰菴存藁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人

淑柔孝恭晚益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君一歲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黯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尚處孫男五人與點與回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尚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于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于學晚益富年過六十是亦壽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芝在庭驥在厩築丘植櫟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為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剡為新昌君之籍在焉為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為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為聞人而石氏益為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為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毋至孝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遇以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不則不義而富者也不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偽以取名譽者

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不則讓而貧者也不則篤學守道而不為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坎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為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棋投壘或終日廼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畫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



昭將終為之而君又歿提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  
虜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有九娶  
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  
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  
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塋君於仙桂鄉大姥山  
之原實祔大墓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躋報不在身  
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為薦紳士大夫

父某有學行為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岑之  
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既笄  
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  
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  
里中多稱之遇疾雖薦不亂起坐與櫛正衣冠乃歿其  
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有七上距黃君  
捐館舍三十六年初塋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黃  
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縠四孫  
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子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  
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縠又予從子



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茗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  
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  
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  
劍於武夷山中已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劍命之幼讀  
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為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  
書以給事中勸講通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  
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槩聽其說輒嘆息不已一夕夢

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慨為賦詩他  
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  
腦死國家尚書充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彊  
可至吾輩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  
雖耻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受恩授古承務郎久之不  
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  
不謂可凡再為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  
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  
沙監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  
者袂相屬也廣得尚書所著論語說摘近似語以為訕



禍且叵測毋夫人憂懼不知所為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務宥願毋戚戚毋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之起家為江南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迂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矣君弔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榷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

年五月庚申葬于番陽縣鑿山之原夫人臨州黃氏吏部郎季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戶部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內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廔次適黃州黃岡縣尉咸誨一孫惟始予自蜀召歸出為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為贄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有徽自稱之才名動一時即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弼名教中蹈  
險艱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恊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五秦宮存  
遊士前趨太

平正民衷中  
華千番調





